



本报记者卧底校外培训机构调查报道引热议

# 破解校外培训需求侧焦虑 “双减”政策才能真正落地

文/羊城晚报记者 羊城晚报实习生

8月9日,本报刊登历时两个月的独家校外培训机构卧底调查(详见本报8月9日A3、A4)。有关报道引发舆论强烈反响和教育界的关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这一报道为治理校外学科培训机构提供了一个视角,“双减”要切实起到减轻学生负担的作用,必须在抓校外培训“供给侧”治理的同时,狠抓校外培训“需求侧”治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认为,短期内疏导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要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质量,提高教学效能。

## 热议/学生和家确实有校外培训需求

该调查报道在羊城晚报刊发后,羊城晚报微信公众号、羊城派、金羊网等各平台端口也进行了发布,报道的阅读数据迅速突破10万+。此外,海外网、澎湃网、上游新闻等平台纷纷转载了该调查报道。报道中提及的校外培训机构运作模式也引发了争议,许多读者纷纷留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和培训机构打交道或愉快或焦虑的经过,坦承对校外培训确实有需求。网友“@雪莉”留言称:“每年春季班刚开始,培训机构就要我们在读生报暑假班和秋季班了,这样的一个个销售模式特别让人不舒服,但没办法,如果不去这些机构额外补课,又怕孩子跟不上,真的很无奈。”

网友“@paperadio”留言称:“记者挺辛苦,打进了‘供给侧’内部,写得比较真实、客观。希望再写一篇‘需求侧’的,看看‘双减’政策下学生和家长的课外补习需求到底能不能被消除。”

此外也有网友表示,希望公立学校也能像校外培训机构那样对老师进行培训。网友“@银路苏青青”称:“记者的报道很真实客观,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学校如果能像培训机构一样花如此大的心思去琢磨课程,学生的成绩可能会大大提高。培训机构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网友“@雨过天晴161387751”留言称:“希望‘双减’能真正落到实处,既能帮助学生,又能解放家长。”

## 观点/校外培训“需求侧”治理更为紧迫

“这一报道为治理校外学科培训机构提供了一个视角。”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虽然校外学科培训一直被诟病刺激教育焦虑,但他们是靠市场竞争获得生存。而“双减”并不是要关停所有学科培训机构,只是让学科培训机构回到其应该有的定位上,不要刺激教育焦虑。

他强调,这一轮治理传递出来的信号非常明确,校外培训机构要从做生意转向做教育,要以公益作为培训的追求,成为整体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培训机构在转型的时候,必须要有这种理性的清醒的认知。”

“双减”政策叫停了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的学科培训,这些培训需求要怎么消化?熊丙奇对此明确指出,要切实落实“双减”政策,不能只抓校外培训“供给侧”的治理,还要解决“需求侧”的问题,不然整个培训需求就会从公开转向地下,相关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监管。

在他看来,在校外培训的“需求侧”,学生和家长们需求包含四个方面:一是由校外培训机构的超前教学、焦虑营销刺激出来的需求,二是当前的升学评价体系制造的需求,

三是学校教育质量不高所带来的培训需求,四是整个社会功利性教育环境刺激出来的需求。“通过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经营,第一种培训需求将被治理去掉一部分,但后面三种培训需求如何治理,是下一步更为重要的课题。”熊丙奇说。

“只要培训需求没有减少,校外培训机构就依然可能换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存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从短期上来讲,疏导家长的培训需求,关键在于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教学效能,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进一步达到优质均衡,“所以这次‘双减’文件一开始就明确提到,‘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央层面第一次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规范治理,早在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颁布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2019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又出台了《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减轻负担也是讲了几十年了,这不是短期的事。”储朝晖指出,要形成长效机制,一定要从源头上减少家长和学生对校外培训的需求。

## 建议/缓解教育焦虑,要破解“中职恐慌”

“在现行的评价体系内,分数仍是决定学生进入不同学校、甚至走上不同工作岗位的主要指标。”储朝晖一针见血地指出,而学校教育质量的不均衡,又导致进入不同学校的学生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家长有提高分数的迫切需求。

他注意到,“双减”文件中提到了中考的改革,“中考又涉及大家很关心的普职分离的问题,普职分离要求各个地方的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比例相当,但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进普通高中,事实上就把学生的学业负担压力产生时间提前了。”

“当然,我们要呼吁家长理性地看待问题。但是家长的焦虑不是通过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储朝晖说,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根源还在于改变教育评价体系,

破除唯分数论和唯升学论。

熊丙奇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指出,“双减”提到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强调课后服务全覆盖,都是在致力于疏导家长的校外培训需求和教育焦虑,“如今家长觉得中考比高考还激烈,充满了‘中职恐慌’,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认为‘双减’就很难落到实处。”

在他看来,“双减”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好“双减”工作,必须形成全社会的合力。首先,学校教育和社区要更多履行教育职责,包括推出课后延时服务、暑期托管服务等措施为学生和家长减负;其次,家长要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而更为关键的是,要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唯学历论。

熊丙奇建议,推行“双减”政策之后,政府部门应该着眼于解决如用单一的分数的评价学生的成长选择单一、普职分离变成普职分层、家长充满“中职恐慌”等问题。“怎么样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各个学校办学质量差距,消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焦虑,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在‘双减’治理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事情。”熊丙奇说。

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推进教育评价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熊丙奇认为,《方案》要求,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形成崇尚技能、淡化学历的社会氛围,对于做好“双减”工作至关重要,“我国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普及后,全社会应该从重学历转向重能力。”

羊城晚报8月9日 A3、A4版刊发记者“卧底”暗访校外培训机构报道



# “离家出走”17个月后 云南象群安全回到栖息地

## 链接 “离家”象群行动轨迹

### 2020年

- 3月 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州进入普洱市,并一直北上
- 8月 象群到达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
- 9月 象群从思茅区倚象镇进入宁洱县
- 11月22日 象群中一头母象产下1头小象
- 12月 17头野象造访普洱市墨江县

### 2021年

- 3月12日 1头成年老象从墨江县通关镇返回宁洱县磨黑镇
- 3月28日 象群中另一头母象产下1头小象
- 4月16日 17头亚洲象从普洱市墨江县迁徙至玉溪市元江县
- 4月24日 其中2头亚洲象返回普洱市墨江县内
- 5月16日 15头亚洲象进入红河州石屏县宝秀镇
- 5月29日 15头亚洲象进入玉溪市红塔区境内
- 6月2日 象群进入昆明市晋宁区
- 6月6日凌晨 1头公象离群,移动到象群东北方向1.5公里
- 6月8日 象群进入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
- 7月5日 象群从玉溪市峨山县进入新平县
- 7月7日 相关部门紧急启动对落单公象的捕捉转移应急管控措施,将落单公象送回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勐养子保护区
- 7月9日 象群从玉溪峨山进入红河州石屏县
- 7月27日 象群进入元江县境内
- 8月8日 象群经玉溪市元江县老213国道元江桥安全渡过元江干流,从元江北岸返回南岸



6月17日在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拍摄的象群(无人机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通过老213国道元江桥跨过元江,回归适宜栖息地 新华社发

8月8日晚8时8分,14头北移亚洲象安全渡过元江干流继续南返。加上7月7日已送返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雄性独象,北移的15头亚洲象全部安全南返。自4月16日以来,北移亚洲象群迁移110多天,迂回行进1300多公里,途经玉溪、红河、昆明3个州(市)8个县(市、区)。象之经过,沿途民众安全问题有隐忧;象之嬉戏,天然呆萌惹人爱恋;象之徘徊,能否找到回家之路引猜疑……这群亚洲象被“全民追象”,引发了网民的持续关注。

## A 象群渡过元江,原是工作人员引导

象群渡过元江干流,意味着什么?

元江是云南最古老的河流之一,也是亚洲象栖息地适宜性的一条分界线,其南北两岸植被类型差异明显。根据专家由南向北对西双版纳——普洱——玉溪——昆明的地理气候环境对比分析,越向北,气温越低、食物越少,越不宜亚洲象栖息。北移象群渡过元江水系到达南岸,栖息地适宜性将大幅提升,并且更容易与其他族群交流,这对提高亚洲象种群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象群渡江并非易事,甚至可以说不渡元江正是象群南归的最大障碍。今年5月11日,象群向北渡过元江干流。当时,元江干流处于枯水期,象群渡江当天水流量为73立方米每秒。然而,随着7、8月雨季到来,元江进入丰水期,其平均水流量达到120立方米每秒,最高水流量达628立方

米每秒。水流量的剧增,给象群“南回”造成了巨大阻碍。

为帮助象群顺利渡江,前线指挥部工作人员在经过实地考察和分析研究后决定,选择引导象群从昆磨公路元江入口收费站附近老213国道老桥桥面渡江。这就有了象群过桥的那一幕。

## B 象群“举家”迁移,源于种群数量倍增

“奥运健儿都平安回家了,转头一看象群也快平安到家了,真好!”象群渡过元江干流的消息,又将网民带回到“全民追象”的那段日子。当时,无论是充满治愈感的象群“抱团睡觉”,还是象宝宝水里打滚的可爱模样,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象群迁移中,我们能发现什么?通过对北移亚洲象群的长期观察,专家也发现了一些变化。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

亚洲象群北移只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客观反映了亚洲象保护的成果和现状。

从调查监测来看,近年来云南亚洲象种群总体呈现3个明显变化。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亚洲象数量的不断增长。通过多年努力,我们中国云南亚洲象的种群数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150多头发展到了如今的300头左右,种群数量成倍增长。

仅分布于西双版纳和南滚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到2020年年底,亚洲象长期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云南省3个州市的11个县区、55个乡镇,大量活动于自然保护区外。今年,象群长距离北移事件更是种族扩散的一个标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野象习性上的改变也是清晰可见的。随着全面禁猎措施的实施,野象由原来的“怕人”,变成了现在的“伴人”活动,频繁进入田地 and 村寨取食,食性已发生改变,人象活动空间高度重叠。

## C 象群若再北上,已有应急处置机制

象群回归后,还有个问题值得深思。“它们还会回来吗?”一些网民在看到象群向南渡过元江的消息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历史上,亚洲象曾经遍布黄河流域至云贵高原的大片区域,对大象而言,迁移是一种正常的行为。迁移有助于野象寻找新的栖息地和开展种群间的基因交流。据专家介绍,大象的智力水平很高,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对于迁移的路线能够形成记忆地图,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较强。随着云南野象种群数量的快速增长,野象扩散与迁移十分常见。

既然亚洲象的迁移扩散不可避免,我们做好随时迎接它们的准备了吗?事实上,在云南省林草局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下,各地关于亚洲象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的工作机制已经形成。

这次亚洲象群北移,有关部门就已经制定了“盯象、管人、助迁、理赔”八字方针。具体来说就是:

严密监测:通过地面人员跟踪与无人机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对象群实施24小时立体监测,实时掌握和研判象群活动路线。

超前防范:对亚洲象可能经过的区域,提前进行交通管制,疏散转移群众,避免人象接触。

科学引导:采取封堵重要路口、动态鸣警、科学投放食物等方式,多次成功阻止象群进入人群密集区域,帮助象群折返迁移。

及时理赔: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定损赔付工作,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是一项系统工程。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水平,全力促进人象和谐,还需社会各界共同探索。(新华社)